

李定一著

中國近代史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李定一著

中國近代史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台十八版

中國近代史（全一冊）

基本定價貳元正

（郵運匯費另加）

李

定

一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熊

鈍

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双園街六〇巷九〇號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著者
發行人
印 刷 者
發 行 處
臺 灣 中 華 書 局

No. 7949

臺參（廖·廣）

序

本書的問世，極其偶然。蓋今春家中新來傭工，竟將歷年累積的中國近代史手稿，當作廢紙任意躡踴，不禁感慨深切。因不願坐視此數近百伍拾餘萬字的舊稿再遭浩劫，所以決定將原稿中要義抽繹出，並將其所未完成部份略事增補，刪簡而成此書。亦不過家有敝帚之意而已。

一本十七八萬字的中國近代史，要想事事周到，決不可能。故採取偏重論史的方式，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件，略加闡發其眞義。復恐憑空論史，對一般讀者不甚相宜，因亦敍述史事演進梗概。每章之後，附有主要參考書目，以備讀者作進一步探討之用。惟中國近代史史料浩如煙埃，不勝列舉，僅及其較著者而止。

銅梁李定一書於臺灣臺北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十日

序

一

目 錄

序

第一章 兩個互不瞭解的世界 ······

第一節 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 ······

第二節 脍臚中的古國 ······

第三節 天朝的世界觀 ······

第二章 畸形的中外關係 ······

第一節 夷商在廣州 ······

第二節 英國的貢使 ······

第三節 總督與商務監督官 ······

第三章 瘦片戰爭 ······

第一節 瘦片走私與大英帝國 ······

三

三

七

九

九

四

三

一

第二節 弛禁論與絕禁論	三六
第三節 林文忠公禁煙	四〇
第四節 英國由報復而戰爭	四七
第五節 割時代的八月二十九日	五三
第六節 天朝的反應	五九
第四章 全國大動亂	六四
第一節 滿清的隱憂	六四
第二節 金田村的英雄	六七
第三節 洪楊的政治天才	七三
第四節 太平軍革命的性質	八三
第五節 捜軍與回軍	九一
第五章 漢人勢力的復甦	九七
第一節 曾國藩	九七
第二節 爲保存文化而戰	一〇〇

第三節 湘軍.....

一〇五

第四節 常勝軍與淮軍.....

一一〇

第六章 以制夷爲國策的自強運動.....

一五

第一節 大清帝國的屈服.....

一五

第二節 師夷之長以制夷.....

一三

第三節 自強運動的阻礙.....

一六

第七章 大清帝國的解體.....

一九

第一節 外交的革新.....

一九

第二節 從尼布楚到伊犁.....

一五

第三節 中法越南戰爭.....

一五

第八章 第一次中日戰爭.....

一六三

第一節 朝鮮問題.....

一六三

第二節 日本戰勝李鴻章.....

一六九

第三節 船堅礮利政策的失敗

一七七

第九章 發自民間的救亡運動

一八三

第一節 在野知識份子的猛省

一八三

第二節 百日維新

一八六

第三節 政權的爭奪

一九一

第四節 不是變法的變法

一九五

第十章 基督教再度傳播的影響

二〇三

第一節 西洋勢力滲入民間

二〇三

第二節 教案迭起的原因

二〇五

第三節 傳教士對新知識的介紹

二一

第四節 民間對西洋勢力入侵的總反動

二二

第五節 義和團事變的影響

二七

第十一章 經過反省自覺的救國運動

二三

第一節 國民革命運動的勃興

二三

第二節 革命工作的艱難	二六
第三節 辛亥革命	二三
第四節 國民革命的頓挫	三三

第十二章 多災多難的中華民國	一四
第一節 中華民國的暗礁	一四
第二節 軍閥混戰	一四
第三節 革命運動的展開	一五
第四節 帝國主義對革命運動的破壞	一五

中國近代史

第一章 兩個互不瞭解的世界

每一個有文化的民族，不必問其文化類型如何，都必有一種全民族共通秉承的理想為其一切外型活動的尾閭。姑無論該民族歷史所表現的史事如何紛歧繁衍，然總能從那些紛歧繁衍，錯縱複雜的史事中尋繹出一些線索；然後據此線索為準繩，以觀察或分析其歷史，更進而探究其所表現於外形者，能否與其全民族所秉承，所追求的理想相契合；遂可因之就其民族歷史發展的程序而論斷其民族歷史之進步或墮落，方不致貽以今非古，以我非他之譏。

中國歷史自秦漢一統以來，大體即遵循其一定之理想鵠的發展，殊少本質上的變異。一切表現於外形事物的價值判斷，一切仁人志士畢生所努力不懈者，亦無非為求瞭解，求闡揚，求實現此理想的程度而已。然自鴉片戰爭（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以還，中國歷史演進所遵循之理想鵠的，因在不正常的情況下與另一文化類型嶄然不同的外力相接觸，遂被迫而必須變異。欲將積兩千餘年固守勿渝者，一舉而盡棄之，勢有所不能，於是問題叢生。

中國近代史的要義，即在能縷析此類問題發生的淵源，敘述當時人士對於此類問題發生後的反

應，以及其解決問題的方策。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與西洋兩大文化體系間已有接觸，如果我們欲瞭解此導致中國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戰爭之源起，將以往兩大文化體系間接觸及對立的情形作一回溯，實有必要。

第一節 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

新航路發現後，歐洲的傳教士和商人大量東來，商人的目的在榨取土著的財富，傳教士的任務則是傳佈基督教的文化。明末清初之際（第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歐洲的商人和傳教士也抱着同樣的目的，來到中國。而中國文化優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浸蝕，且國勢強盛，又絕非當時歐人的武力所可能擊敗，因此，商人祇能在完全服從中國政府的條件下，作小規模的貿易，傳教士也祇有尊重中國固有的習俗與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取信於國人。傳佈宗教的事業，反而置於傳佈科學知識之後。故明末清初來中國的傳教士，對於東西文化的交流，貢獻甚大。

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很多，有貢獻者約九十餘人。但影響最大的，首推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an Bell）、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龐迪我（Diago de Partoja）、熊三拔（Sabatin de Ursis）、龍華民（Nicolous Longobard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利瑪竇係意大利人，為耶穌會教士，少即立志到中國傳教，於明神宗

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廣東肇慶，學習華文華語，翻譯歐洲數學、地理等類科學書籍，逐漸受人敬重。利氏對中國習俗一概遵守，其在廣州時，有弟子勸他勿理髮，勿刮鬍鬚，利氏即留髮存鬚，如我國儒者，但恨改之不早耳。其舉止儒雅，學問淵博，故能同士大夫往來，取得地方官吏的信任。在廣東留居十五年後，得機會至南京。時南京禁止外人居留，後得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向朝廷推薦，修治曆法，始得久居。又五年，始至北京向神宗進貢方物，且上「陳情表」，縷述他對中國文物仰慕之忱，乃不辭千辛萬苦航海數萬里前來，「始爲不虛此生」。並謂他在本國也「忝列科名，已叨祿位」，對於天文地理，甚有研究，「並與中國古法融合」，故請求皇帝召見，以便面陳一切。神宗召見利氏沒有，史書各有說法，有謂曾召見於便殿，有謂帝命畫工繪利氏像進呈，並未召見。但待他確很優渥，賞賜甚厚，並准其傳教。朝廷的官吏，也多同他交往。從此利瑪竇遂安居北京，從事介紹西學、傳教及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據艾儒略（P. Julius Aleni）「大西利先生行蹟」所載：

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成西文寄回本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崇奉釋氏，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今以佞佛故，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大西利子奉天主真教，航海東來，其言多與孔孟合」。

此足見利氏之得人望與其善於揣摩中國人之心理以利傳教的情形。神宗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

利氏病歿於北京，享年五十八歲，計自入我國，共三十年。欽賜葬地於北京城外，順天府尹王應麟爲其立有墓碑，稱讚他是「彬彬大雅君子」，後世的人皆認爲他是所有來中國的外人中，學問最好，道德最高，影響最大的一人。

利瑪竇死後十二年，日耳曼人湯若望入北京。湯氏精通天文，遂以譯纂曆書與製造天文儀器見重於朝廷。他積十餘年的努力，完成新曆，以明亡而未頒行。滿清入關後湯氏降清，備受清廷優待，他依西法製定的「時憲曆」，亦奉令頒行，一直沿用至清亡。當時憲曆初行時，守舊的曆法家楊光先曾上書反對，但未成功，楊氏失意之餘，曾作一書名「不得已」，攻擊傳教士藉傳授科學技術爲名，以掩護其傳播「邪教」的工作，「而棋布黨羽於大清十三要害之地」。因此，他主張寧可中國無好曆法，不可有西洋人。無論如何，楊光先也承認中國曆法不如西洋。但他仍據理駁斥「邪教」，「闢邪論」上篇說：

有父有母，人子不失之辱；有母無父，恐不可以爲訓於彼國，況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彼教不知父尊，無父之子爲聖人，實爲無夫之女開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既生耶穌，更不當言童身未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耻也。母之童身，卽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爲聖人者反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穌之師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

嫌，不知欲蓋而彌彰也。

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教，勸惄愚夫愚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卽世之天堂地獄。而彼教則奉之者升天堂，不奉之者墮地獄，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之者皆善人，不奉皆惡人，猶可說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皆善人，將顛倒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穌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天堂，是奸盜詐僞皆可爲天人，而天堂爲一大逋逃藪矣！

……耶穌以僭王之恥，取王者絳色敝衣披之，織剛刺爲冕，以加其首，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穌之手，比之執權者焉，僞爲跪拜以恣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姑聽衆撻之以洩其恨。全體傷創，卒釘死於十字架上，觀此則耶穌爲謀反之渠魁，事露正法明矣。而其徒邪心未革，故爲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愚者，不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之皈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聚衆之蹟也；被人首告，機事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衆被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囿中，逃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被以王者之袞冕，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僞爲跪拜，戲其今日得爲王也；衆撻洩恨，洩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快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真實無一不自供招於進呈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正現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獄何所據哉？

且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犯之木枷子耳。皈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弟子無家不供數木枷子矣。其可乎？

楊光先這種偏激的思想，曲解基督教義，自不值一顧，然在三百年之後，仍生極大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參看第十章）。

儘管有人反對基督教，然西洋的科學知識却是無容否定的，所以明末清初百餘年間，在中國主張吸收西方新知識的人士，如徐光啓李之藻等合作之下，將西方的科學知識大量介紹到中國來，蔚然成爲中國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極盛時期。傳入中國的西學中，以自然科學爲最重要。

那時所傳入的天文學方面知識，計有：恒星與行星的差異，並若干重要的恒星與行星的名字，四季的劃分，晝夜長短的變動，以及日蝕、月蝕等天文現象的原理。但地球繞太陽運行的道理雖然在歐洲已成定論，傳教士却一字未提，因爲這是與基督教教義不相容的。觀測天象的儀器也由西洋傳教士監製了許多，湯若望與南懷仁在北京所建造的天文臺，費時五年始成，內容相當完備。清代曆書測驗精密，分秒無差，都是因爲有這個天文臺的緣故。

西洋的幾何、算術、三角、代數等學，亦於此時介紹到我國。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部書爲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原本」，由利瑪竇與徐光啓合譯而成，清人最重視這一本書，稱爲西學之弁冕。不過這些西學，皆相當粗淺，例如當時西洋的代數，已發明四次方程式之解法，而

我國所知道的還僅止二次方程式而已。所傳入的物理學也是以應用方面的技術為主，很少涉及高深的原理。「奇器圖說」一書所側重的，祇限於物理學中關於力學的應用部份。

明末為抗滿人，由龍華民，湯若望監製銳礮。傳教士便利用製造銳礮的技術以取得朝廷的重視，火器學得以傳入我國。明代復因財政困難，故傳教士主張講求水利灌溉與開採礦產，因之將西方的礦學與水利學也介紹到我國來。利瑪竇曾進貢「萬國輿圖」與神宗，繪有五大洲及各國地圖，圖中海洋上繪有怪異魚類，陸地亦繪奇禽猛獸，與現在的地圖頗有出入。他另著地理書一種，介紹五帶的劃分，經緯度的意義等地理知識。清聖祖康熙時，復派傳教士赴各省測繪地圖，歷時二十餘年，成「皇輿全覽」一書，是我國歷史上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

當時我國人士對於西方的社會科學不十分重視，故傳教士在這一方面除掉闡揚基督教的倫理學而外，僅偶爾介紹一些古代希臘的哲學。李之藻曾譯過亞里斯多德的「名理探」及「寰有詮」兩書，並未得到人們的重視。西方的繪圖和建築在我國曾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影響。蓋當時傳教士佈道設教，需用宗教圖畫來啓示人的場合甚多，這類西洋畫既多屬人物畫，於是中國繪事首先受到影響的便是寫真。清代供職畫院中的傳教士亦頗不乏人，甚至清初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歷，尙曾經想去歐洲留學。清高宗（乾隆）時所建修的長春園，專仿西洋式的建築計有十餘處之多，便是傳教士蔣友仁（Benoit）所設計的。不過，這種醉心西洋藝術的大都是皇室貴胄，而未及於平民，所以不能根

深蒂固而發揚光大。

來華的傳教士，一方面以西洋所擅長的科學知識以贏得中國人的重視，一方面則努力吸取中國文化以傳回其祖國。利瑪竇最先將四書譯成西文，寄回本國；柏應理 (Philippus Couplet) 於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回歐，曾以傳教士之華文著作凡四百冊呈獻教皇。中國的古籍經典在當時已差不多都有了拉丁文的譯本。中國的文學、美術、也經由傳教士及商人介紹給歐人，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掀起了一個瘋狂崇拜中國文化的運動。

西元第十七、十八兩世紀歐洲的大思想家如萊布尼茲 (Leibnitz) 與福祿泰爾 (Voltaire)，大文學家如哥德 (Goethe)，大經濟學家如堵哥 (Turgot) 與克斯奈 (Quesnay) 等人，都是受中國思想感染甚深的人士，也皆狂熱的崇拜中華文化。萊布尼茲曾細續中國典籍的譯本，他所發表的哲學著述中，很顯明的曾受中國學術思想的影響，他又曾創辦「柏林科學社」以圖溝通中西文化。福祿泰爾曾將元人的趙氏孤兒一劇改編，認為此最足代表東方文化的精神。他的信徒之一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若是全世界都採用了中國的法律，那豈不是很好。到北京去，去看那最有威權的人。這纔是上天最完備的影像哩。」哥德所作的戲劇中，有許多受中國戲劇影響的地方，他最理想的完人，即是以中國人。堵哥曾經同留居巴黎的兩個中國人交往很密切，他所發表的重要經濟學作品，即與這兩個中國人有關。克斯奈所提倡的以農業為國家財富之根本的經濟學說，便是根據中國的經濟理論而